

是冷酷还是柔情？弗洛伊德的另一张画像



弗洛伊德家书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著

【德】米夏埃尔·施罗特

（Herausgegeben von Michael Schröter） 主编

刘颖 傅琪 译

Sigm. Freud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弗洛伊德家书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著

【德】米夏埃尔·施罗特

(Herausgegeben von Michael Schröter) 主编

刘颖 傅琪 译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 08-2016-08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弗洛伊德家书 / (奥) 西格蒙德 · 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著;
(德) 米夏埃尔 · 施罗特主编; 刘颖, 傅琪译.

--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7-5316-9004-7

I. ①弗… II. ①西… ②米… ③刘… ④傅… III. ①弗洛伊德 (Freud,
Sigmund 1856-1939) —书信集 IV. ①K835.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1840号

Unterdeß halten wir zusammen. Briefe an die Kinder by Sigmund Freud

Edited by Michael Schröter in cooperation with Ingeborg Meyer-Palmedo and Ernst Falzeder

Copyright © Aufbau Verlag GmbH & Co. KG, Berlin 2010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Heilongjia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弗洛伊德家书

FULUOYIDE JIASHU

选题策划 宋舒白

作者 [奥]西格蒙德 · 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著

[德]米夏埃尔 · 施罗特 (Herausgegeben von Michael Schröter) 主编

译者 刘颖 傅琪译

责任编辑 宋舒白

装帧设计 冯军辉

责任校对 孙丽

营销推广 李珊慧

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158号)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longjiaoshe>

公众微信 heilongjiangjiaoyu

天猫店 <https://hljjycbsts.tmall.com>

E-mail heilongjiangjiaoyu@126.com

电话 010-64187564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18.25

字数 530千

版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16-9004-7

定价 59.00元

参加编写人员：【德】英格伯格·梅耶-帕尔梅多（Ingeborg Meyer-palmedo）
恩斯特·法尔策德尔（Ernst Falzeder）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13年（约翰·菲利普创作的铅笔画）

前言

一位父亲写信给他的孩子们。当他们在别处度假或疗养，抑或父亲本人由于身体原因远行在外时，他都会写信给孩子们。写给前线从军的儿子，写给远嫁异国的女儿，写给移居海外的儿子，因为他们在那里会比家乡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女儿死后，他写信给辛劳养育两个外孙的女婿，还写信给儿媳，为的是感谢那些全家福照片。他会向孩子们求得帮助，也会给外孙们在生日问候时附寄钱款过去。与他们相约见面，给处于经济和医疗困境中的他们以建议，他还把家庭的近况告知儿女们，也希望获悉他们的一切消息。可这又有什么特别的呢？我们为什么要读这些信件呢？信中所述皆为平凡琐事，就因为它们并非出自常人之手，而是出自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吗？

传记背景

这里展示的第一封信件是弗洛伊德在其年过五旬，也就是大概1907年时写下的。当时他与玛莎，娘家姓贝尔奈斯，已结婚20多年。在这桩婚姻中，一个是东犹太维也纳移民勤奋上进的儿子，一个是汉堡地位显赫的犹太家庭的女儿，只是后来玛莎父亲的一段监禁致使这场婚姻一度出现波折。创业初期的艰难岁月，以及他的神经医学诊所在19世纪90年代后所经历的危难，也就是他专注于全新的、不太体面且耗费巨大的精神分析研究的时段，他都挺过去了。自1891年9月起，他就一直生活在柏格街19号2楼的一套住房里，直到1938年流亡国外。他获得了教授头衔，正逐渐成为知名国际学术权威，并从富有的私人患者那里得到不菲的专家酬金。如一名旁观者所言，弗洛伊德家中总是刻意营造一种城市显贵的氛围。弗洛伊德不断提升的富裕程

度尤其表现在可以连休超过两个月之久的暑假，这在当时家境良好的维也纳市民中是常见的现象；还表现在他经常入住环境优美的度假胜地，特别是直到1918年尚属奥地利的南蒂罗尔州。除了休息，他还利用假期从事写作，定期进行长达数周的单独旅行，不与家人一起，如去过罗马、西西里岛或雅典。

弗洛伊德需要大笔资金，因为他要养活很多人。光是自己家就有6个孩子，他们是1887—1895年依次出生的马蒂尔德、马丁、奥利弗、恩斯特、索菲和安娜。还有他的妻妹米娜·贝尔奈斯，这个妻妹从1896年就和他们一起生活在柏格街，在孩子们的生命中丝毫不逊于母亲的伟大的小姨。此外还有一个女厨、女佣，孩子年幼时请的保姆，以及上中学之前教授孩子们大部分课程的家教也都在家庭开支之列。这还不算全部，弗洛伊德还必须资助自己的母亲以及一直在身边照顾母亲的未出嫁的妹妹阿多尔菲（“多尔菲”）。此外，他后来至少还要帮助两个妹妹，她们分别是1900年和1906年双双成为寡妇的保利娜（“保利”）和罗莎。在扶养母亲和妹妹这件事上，他的弟弟亚历山大（在家中被亲切地唤作“叔叔”）也承担了一半的费用，因为他是运输行业一位成功的专家。

在这期间不仅弗洛伊德的诊所门庭若市，而且他关于无意识以及性之于神经及人的发育的重大意义的学说也越来越得到学界的认可抑或否定。《歇斯底里症研究》（1895年，与约瑟夫·布洛伊尔合著）发表以后，弗洛伊德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在学术隔绝之中，只是与柏林医生威廉·弗里斯的亲密友情才缓解了这种孤立。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他完成了一系列作品，主要有《梦的解析》（1900年），《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1901年）以及《性学三论》（1905年），所有这些精神分析的基础创作，起初在专业领域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在维也纳从1902年起，开始跟随他的学生小组到1905年也只有12个人。然而，当苏黎世欧根·布洛伊尔教学型医院的精神病科医生们（除院长本人外主要还有荣格）纷纷与他取得联系并公开表明成为他的追随者的时候，情况在1905/1906年时出现了巨大的转折。从苏黎世开始，精神分析被引入了当时的精神病学讨论之中，学生们把弗洛伊德的著作从苏黎世传播到其他国家——德国、匈牙利、荷兰、英国和美国。与苏黎世学者

一起，第一本精神分析杂志创办起来了，第一届国际研讨大会召开，并最终于1910年成立了以国内和当地研究会为主要成员的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V)。

正如人们在接下来的信件中所能看到的那样，弗洛伊德的子女们也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他的职业生涯和由他创立的蓬勃思潮中。最起码他们会认识一些他的病患，马蒂尔德甚至幻想过，会跟这个或那个结婚。他们还见到到自己家中做客的苏黎世的追随者们，并阅读父亲最流行的文章。马蒂尔德17岁时就了解爸爸治疗程序的独特之处。马丁作为小男孩时就试图能沾上爸爸的光，以至于他每次自我介绍时都会这样说：“马丁·弗洛伊德，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长子。”尽管如此，3个儿子却都选择了与父亲的工作领域相去甚远的专业。马丁成了律师，奥利弗成了工程师，恩斯特成了建筑师。马丁·弗洛伊德在晚年时曾这样回忆：“没有一个儿子遂了父亲的心愿跟随他的足迹。对女儿(安娜)他又拦都拦不住。”安娜是唯一一个进行过职业培训并有正式工作的女儿(最开始时是一个公立学校的教师)。她的两个姐姐都把婚姻当作生活的目标，并分别于1909年22岁时和1913年20岁时成婚，她们的丈夫都是犹太生意人，一个是维也纳商人，一个是汉堡摄影师。

就在一切都蒸蒸日上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弗洛伊德学派的科研工作几近停滞。只因战争最初几年弗洛伊德因诊所极度萧条而有足够的时间写作并将论文发表在自己的刊物上，精神分析杂志才得以存活下来。他的儿子们(像他的女婿，也就是索菲的丈夫马克思·哈尔伯施塔特一样)都理所应当地参军了。马丁甚至对征召入伍表现积极，毫无顾虑。只有他在前线参加了大部分战争，其他两个才能或早或晚地逃过这个命运。所有人都活了下来并且毫发无伤。但是1920年初，弗洛伊德家还是为战争付出了代价，索菲由于战时恶劣的生活供给，导致身体衰弱而在汉堡死于流感，她留下两个孩子，一个1岁，一个不到6岁。

战争结束后，精神分析运动又马上重新步入正轨。1900年在海牙举行了一次国际代表大会，1922年在柏林又举办了下一届。在他最亲密的学生组成的委员会的帮助下，弗洛伊德在后方操控着国际精神分

析协会的事务运行。在来自匈牙利(安东)和德国(马克斯)的经费赞助下他成立并经营了一个自己的精神分析研究出版社。在柏林诞生了一个精神分析门诊部,它是弗洛伊德学派首个教学机构的萌芽。通过给外国人工作,弗洛伊德自身逃过了战后最艰难的时期,英国人、瑞士人、美国人,一开始也包括德国人都使用外汇向他支付。随着精神分析在“一战”后的大量运用及其在国际范围内的推广,弗洛伊德在实践中将工作重心由治疗分析转向教学法分析。他于战后几年撰写的论文再次带来了理论上的重大修正和补充,特别是通过新的理论构想,即“本我”“自我”与“超我”的心理渐进,1923年“自我”和“本我”研究达到顶峰。

对于他的儿子们来讲,步入职业生涯恰逢战争时期,当时奥地利和德国的经济危机又使工作格外艰难。拿到法学博士学位的马丁从事了银行业,奥利弗为了找到对口的工程师工作也是费尽心力。只有恩斯特相对较快地稳定下来成了建筑师。截至1923年春天,3个儿子都已成婚,马丁在维也纳,恩斯特和奥利弗在柏林,他们是因为柏林的经济形势看上去不像维也纳那么无望才迁过去的。弗洛伊德很高兴他们离开了奥地利。他们的妻子都出身大富大贵(马丁和恩斯特)或家境很好(奥利弗)的犹太家庭。她们都很快为弗洛伊德家族生子添丁。其中两桩婚姻看上去非常幸福,只有马丁跟妻子闹得越来越厉害。在恩斯特身上可以明显看出,他在事业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父亲在国际精神分析研究领域所结成的人脉网,就连作为弗洛伊德正式摄影师的女婿马克斯也因其日益卓著的声望受益颇丰。

正当20世纪20年代弗洛伊德学派作为科学、培训和治疗实践的基地不断取得成就时,1923那一年却给弗洛伊德本人带来了一个痛心疾首的转折:作为一个烟瘾很重的吸烟者,弗洛伊德患上了癌症。腭、上颌骨、下颌骨被局部切除并需植入假体。从此之后,弗洛伊德在饮、食、听、说上都一直存在障碍。总是努力改善假肢不尽如人意的功能,这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全部。为此,他于1928—1930年4次去柏林拜访专家。同样令人揪心的是接二连三的后续手术,特别是1931年原发癌表现出复发症状后。这样一来,他不得不将先前的接诊时间缩减至原来的三分之二左右(每天5—6小时而不再是8—9小时)。他的写

作数量也在减少，题目也转移到哲学—文化理论问题上（《文明及其不满》，1929年）。

尽管工作上的限制，但弗洛伊德依然很富有，以至于他1924—1937年间每次暑假（3—6月）都会在维也纳附近或近郊租住一栋舒适的别墅。出于身体原因，他现在也必须放弃去别处旅行度假了。20世纪30年代初经济危机期间，他还有能力给予处于困顿中的马丁、奥利弗以及他的两个女婿以经济上的援助。1932年初，他花费巨资挽救精神分析研究出版社免于破产。他做这一切是有意要保护他的长子不致失业，因为马丁1932年成为出版社社长，1922年起安娜迅速成长为分析学家和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领导人，马丁也因此成为继安娜之后弗洛伊德子女中最出色的精神分析专家。在从未有过出版资历的马丁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弗洛伊德是怎样以家族企业的方式来经营自己的事业的，尤其是当他的事业牵涉越来越多的资源时。

1933年在德国，1938年在奥地利，纳粹夺权的巨大灾难也同样给精神分析研究以及弗洛伊德自身和他的家庭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弗洛伊德学派在柏林和维也纳的两个最重要的中心，在犹太成员逃亡后名存实亡或不复存在。弗洛伊德定居在柏林的两个儿子，奥利弗和恩斯特于1933年举家迁往法国和英国。他自己在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与妻子、妻妹以及其他3个孩子流亡伦敦。他的4个妹妹留在了维也纳，1942年死于纳粹集中营。1939年“二战”爆发后不久，这个身患癌症的老人终于得偿所愿，安乐死与世长辞。

弗洛伊德写给孩子们的信

本书收录的弗洛伊德写给5个子女（从马蒂尔德到索菲）的信件，主要是1907年至1918年的（由于特殊原因写给奥利弗的是从1924年开始的）。当时他的孩子们最小的19岁，最大的26岁，虽尚未完全成人，但各个不甘落后，都准备离家闯荡，有的已经离开。对于女儿来讲，这一步无疑是结婚嫁人，儿子们也在不久后成家立业。下面这些信（如果忽略对孙子的问候）就是弗洛伊德写给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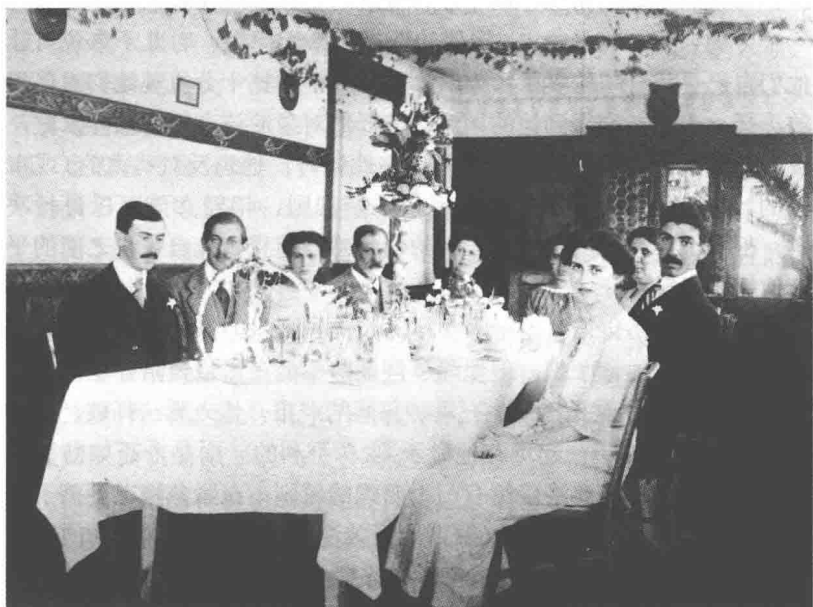
整体上看，这些信件会给读者这样一个统一的印象，那就是与3个从维也纳迁居到汉堡或柏林的孩子交流频繁不断，反差巨大的是与在家乡的两个孩子只是偶尔联系。同时，弗洛伊德写给年长些孩子的（以及他们的伴侣）信也与给年幼女儿的信有所不同。安娜一直单身，从未离开父母，这里收录写给她的信是在她尚未15岁时开始的，而且那时她就己经会写回信，这在兄弟姐妹中是少有的。在她身上体现出家庭和科研工作的融合，她在一段过渡期后，继承了父亲的职业。因此西格蒙德与安娜·弗洛伊德之间的通信出于专业上的特殊意义单独出版发表。本书五个系列信件的特殊之处在于，显示出了弗洛伊德单纯作为一个父亲的一面，信中没有太多的寒暄、客套，也不掺杂工作上的话题。

接下来要阐明的一些方面，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来划分的。对每个孩子及其生活、职业、性格特点，以及弗洛伊德与他们的关系的说明，都会在每组信件之前做个概述。

这些书信中所反映出的家庭生活关系，不仅体现在大量丢失了的孩子们的回信中，还体现在孩子们与母亲（或小姨）的通信中。因为弗洛伊德也读孩子们写给玛莎的信，以获悉他们的消息。当他由于孩子们长期不来信而抱怨时，就会用第一人称复数，有时代替他们的母亲来写回信。总之，维持与离家在外的孩子们的家庭关系是父母两个人的任务。从恩斯特和卢齐厄写给玛莎的大量信件中，人们甚至可以看出玛莎比她的丈夫更加频繁和细致地给孩子们写信。因为弗洛伊德的家长制观念，这一点也不奇怪。在恩斯特家，真正的写信者其实也是卢齐厄。更让人惊奇的是，弗洛伊德尽管工作繁忙，却以频繁的程度参与到通信交流当中去。人们可以看出，持之以恒地在生活中维持家庭联系网是弗洛伊德多么重要的需求，《我们同舟共济》是他在纳粹灾难爆发前一年，写给身在汉堡的女婿的。很明显，除了工作和科研，家庭对他来讲是具有最高价值的。在与孩子们的通信中表达了犹太的，也许更应该说成是市民的关系文化。弗洛伊德也在根据这一模式推动着精神分析的扩展。

不过，一般家信的内容无外乎谈论家里的新鲜事，增强好感以及很多其他琐碎的内容，这些司空见惯，私密和陌生人不感兴趣的平淡

无奇的内容在弗洛伊德的家书中也不例外。因此，在这本书中孩子们的回信很少保存下来，而只是呈现了部分内容、经典事例和片断等。不算玛莎和米娜，只有像弗洛伊德这样一个尤其专注、风格鲜明的人物性格才会在日常的通信中给人以鲜明的印象，这一印象能够吸引读者。刨除我们对他所有生活表达中的灵魂的赞赏，弗洛伊德生活方式中特有的质量，也是值得我们去品读他的私人信件这个问题的答案的一部分。一系列的主题会在接下来的信件中出现，比如约会见面，寻求帮助，赠送礼物或感谢馈赠等。所有这些，除了狭义的交流，都是维系家庭关系的纽带。此外，还有两个方面是弗洛伊德经常强调的，这也可以被看作是他身为父亲的权威，其中之一就是健康问题，但这与弗洛伊德在生活方面更多的是一位父权的家长还是更多地作为一名医生来说是无关紧要的。比如，1920年，他坚决认为早婚的恩斯特必须在瑞士通过数月的静养来战胜肺炎，他便动用了所有父亲的权威来说服儿子，使其不得不从。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家，银婚合影留念，1911年（左起：奥利弗、恩斯特、安娜、父亲弗洛伊德、母亲玛莎、小姨米娜、马丁、索菲）

履行父亲职责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金钱。弗洛伊德在孩子们长大和自立后还一再对他们进行经济上的帮助。马丁的同学汉斯·兰佩尔，从1901年起便经常去弗洛伊德家串门儿。他注意到，弗洛伊德“有一种非常重的犹太家庭观念。他们不会对家庭弃之不顾，会照顾家庭，在经济上供养家庭。这种观念有多少是犹太人特有的，有多少是普通市民具有的，让人难以判断。弗洛伊德自身也认为照顾孩子的责任感，是一名犹太父亲对于生活何等急迫的需要”。出于这种需求，他同样也帮助过儿子和女婿，在他们失业或疗养的花费超出所及之时。带着体贴的敏感他经常虚构出新的说辞，来减少孩子们潜在的寻求帮助时的难为情。但是也通过他的慷慨使孩子们——或者他们中的一些，比如，尤其是马丁，对他保持一种依赖。不过在他的最后一篇遗嘱中，他只想到了夫人，作品未来的稿费留给了他的孙子。

金钱在与儿子（和女婿）们的交往中起着主要作用，这与弗洛伊德的传统家长制观念是相一致的。工作和赚钱是男人的事，女人只是夫人、母亲和主妇的角色。出于这种观念，他在给孩子们的信中还有另一个方面，主要涉及女儿：配偶的选择和婚姻问题。对儿子来说可让他们自己寻找合适的妻子，但对女儿，弗洛伊德十分重视她们对伴侣的选择，人选必须得到他的同意。选择的对象应该有能力供养家庭，没有遗传病，而且应该是犹太人。与此同时，他也反对犹太的（或市民的）包办婚姻传统，他支持现代婚姻规则，年轻女孩可以自行决定，根据个人喜好结婚。家长制的责任感与尊重女儿自主权之间的平衡他把握得很有分寸。

马丁·弗洛伊德写过一本关于父亲的回忆录。其中，他强调，弗洛伊德虽然关注孩子们，但他除了假期却不能在平日里陪伴他们。汉斯·兰佩尔说：“这是出于他充满神秘感的严肃，他人无法打破，像别的父亲那样跟孩子一起玩，他做不到。”不利的一面是，正如马丁所讲的那样，在家里弗洛伊德有一个明确的原则，在紧急情况下孩子可以向父亲求助，并完全有权得到他的关注和帮助。“当我们真的需要他时，他会像奥林匹斯山那样高大，来援救我们，用语言和行动。”这种从家庭共同生活衍生出的模式，就像下面的信件中所展示的那样，在父亲与长大的孩子们的交往中延续着。人们会看到，不仅是眼前的

物质困难，而且还有心灵上的危机，弗洛伊德都会竭尽全力去帮助孩子。——比如索菲，由于第三次意外怀孕而伤脑筋，或者她的丈夫，在战争前线患上了神经官能症。这些解决危机的信件，还有些比日常交流更突出的东西，构成了这本书的亮点。这尤其表现了弗洛伊德令人印象深刻的、持之以恒的追求，那就是支持他的孩子，危机时使他们振作，使他们稳固在家庭团结之中。

弗洛伊德这种严肃是正直品德的一部分，它是与理智的典范结合在一起的，他面对孩子们如此，正如在精神分析理论和自身生活实践中坚持的那样，对待衰老和疾病亦是如此。在这种道德意义上，他要求孩子们坦诚，自身也与他们敞开心扉交谈。正如马丁所讲的那样：弗洛伊德有一种方法能看透对方，让对方无法对其说谎。但在孩子面前，坦诚的原则在他看来并非折磨，而是一种尊重的表达，孩子们会在父亲面前感到胆怯，但他们同时也知道父亲并没有要求他们臣服，而只想让他们接受。他明确地说出自己的观点，也不反对他们不接受，如果他们有理可以不听他的话。当马蒂尔德看上父亲的这个或那个病人并把他们当成结婚对象时，他给她讲了“传染”的本质，这会使年轻男性失去兴趣。当她此后不久找到了他日后的丈夫时，他告诉她自己反对这一未婚夫的顾虑，但并没有动摇女儿自主决定的权利，也没有使她气馁。1914年8月，他尽力阻止毫不犹豫自愿报名参军的长子，但马丁不听从，他最终也还是同意了。

出于这种坦诚的品质，弗洛伊德也会关注身体、健康以及性的问题。“性”这个话题在给孩子们的信中本不便提及，尤其是对女儿，当他提到月经或与索菲谈起避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时，会明显发现信中暗含的非正常医学原因的堕胎。另外，弗洛伊德不想通过父母对孩子进行性教育，他因此让儿子们去找了一个他的医生朋友。他从不故意在道德层面责备孩子。马丁生性风流，但父亲担忧的只是他移民英国，在找不到这种自由后，是否能适应。当马丁讲起年轻的恩斯特那个“色鬼”得了淋病时，就好像是在说什么好事一样。

总之，弗洛伊德写给孩子们的信，证明了世间最强大的博爱之心，这使得这些信件本身成了极具价值的文献资料。除此之外，也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精神分析作为理论和更多地作为临床治疗实

践，在多大程度上源于这种博爱。不论是涉及性，还是钱，弗洛伊德都是那样坦诚，对自己的孩子以及所有人都是那样严肃而宽容，这也是他科学思想和专业修为的基本点，再没有什么能比他身为父亲，更能向我们明确地展示他的人格和作品的关系的了。

目 录

前言·····	1
---------	---

马蒂尔德(马蒂)和罗伯特

马蒂尔德·霍利切尔, 本姓弗洛伊德(1887—1978)

生平简介·····	2
-----------	---

信件·····	9
---------	---

马丁和艾尔奈斯蒂娜(艾斯蒂)

马丁·弗洛伊德(1889—1967)

生平简介·····	64
-----------	----

书信·····	74
---------	----

奥利弗(奥利)和韩尼

奥利弗·弗洛伊德(1891—1969)

生平简介·····	158
-----------	-----

书信·····	168
---------	-----

恩斯特和卢齐厄(卢克斯)

恩斯特·弗洛伊德(1892—1970)

生平简介·····	184
-----------	-----

书信·····	195
---------	-----

索菲(索芙)和马克斯

索菲·哈尔伯施塔特，娘家姓弗洛伊德(1893—1920)

生平简介..... 368

信件..... 377

附录..... 557